

沉睡数百年 老关口遗址重见天日

享有“成渝孔道重庆第一关”之称,此次发掘揭开其军事关隘的完整布局

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

青灰色的条石重见天日,沉寂数百年的关隘轮廓在缙云山脉的拖木槽垭口逐渐清晰。

近日,素有“成渝孔道(意为狭窄的道路)重庆第一关”之称的老关口遗址考古发掘顺利结束。8月12日,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、老关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领队黄伟向记者介绍,作为重庆区域内成渝古道的首次正式考古发掘,此次成果不仅揭开了老关口作为重要军事关隘的完整形制,更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当下,为这条千年动脉注入了可触摸的历史厚度。

关隘重现

还原军事要塞完整形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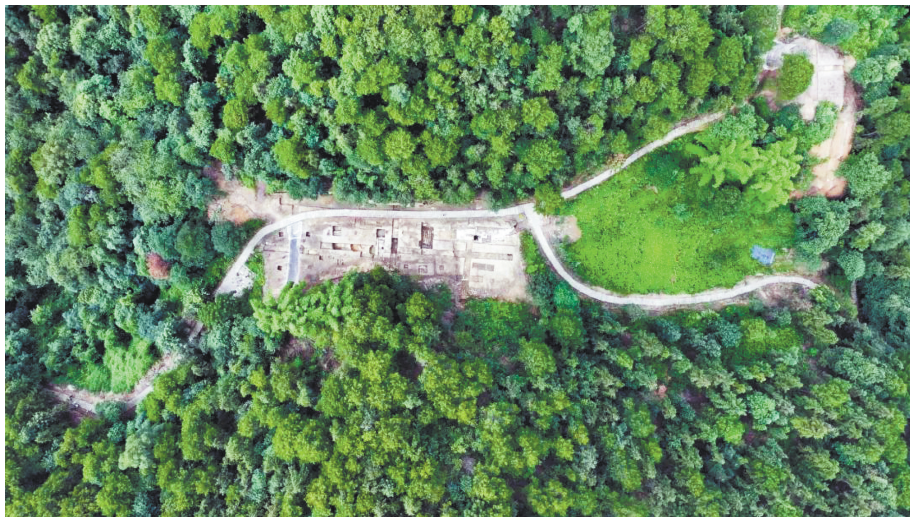
这座“成渝孔道重庆第一关”是如何浮出水面的?让我们跟随黄伟的讲述,来慢慢了解其过程。

老关口遗址地处缙云山脉龙隐山拖木槽垭口,位于璧山区、江津区、重庆高新区交界地带,是缙云山脉的重要垭口通道,也是连接成渝古道东大路白市驿、来凤驿的制高点,在防御和交通往来中具有重要地位。

此次考古发掘,采用了“口述史收集+田野踏查+勘探解剖+系统发掘”的综合技术路线,考古人员在缙云山脉“两山夹一槽”的独特地貌中勾勒出雄关旧影。

根据考古成果推测,明朝时期老关口还仅是成渝两城往来通行的重要道路。直到清代中后期,因为老关口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”的特殊地理位置,古道上开始修建关隘。当时的人们通过开凿道路两旁山体,将垭口拓宽,并因地制宜地用开凿的土石将老关口古道的地势垫高了两米多。随后,便在这片人工填起的平台上重铺了道路,建起了关城,使其成为成渝古道上拱卫重庆城的一个重要关口。

重新铺的老关口成渝古道,宽度大致



▲老关口遗址的结构布局,再现其作为行政边界与军事险隘的双重地位。

▲沉寂数百年的璧山老关口遗址轮廓。

(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)

在3.1米至3.5米之间,符合当时官方规制,可以并行两匹骡马。

目前,考古队员们已初步厘清了遗址的结构布局:在遗址东侧,发现“古老关口”城门及第二道城门;南北两侧设有营房、哨楼等军事设施;西侧分布着大城门、小城门及相连的城墙;遗址内除军事设施外,还有石板道、石碾道等道路系统,以及排水沟、水缸、便池等生活设施,印证了其作为行政边界与军事险隘的双重地位。

古道沧桑

老关口见证川渝交通变迁

老关口为何被称为“成渝孔道重庆第一关”?

璧山区文管所相关负责人介绍,老关口扼守的东大路,自明初便载入国家驿传体系。洪武二十七年《寰宇通衢》清晰标注了“朝天驿六十里至白市驿,六十里至来凤驿”的脉络。作为“五驿、四镇、三街子、七十二场”中声名显赫的驿站之一,来凤驿在明清时期肩负传递公文、迎送官员的重任,其管辖虽在巴县、永川、璧山间几度流转,

但始终是东大路的心脏节点。

这条古道更是军事博弈的关键通道。明代急递铺兵以昼夜300里的速度接力传递文书;清代绿营汛兵沿路设塘,自重庆浮图关起,头塘、二塘依次西延,老关口所在的拖木槽塘(七塘)至界牌铺塘(十二塘)六塘相连,构成严密的军事通讯网。

明天启年间石柱女将秦良玉驰援平叛、清初吴三桂大军压境入重庆、清咸丰年间张五麻子围困璧山……金戈铁马一次次碾过东大路的石板,老关口“险设天成”的石刻题记,正是对这段峥嵘岁月的无声诠释。

当硝烟散尽,商旅足迹让古道重现生机。晚清至民国,东大路每日滑竿商贾穿梭两三千人,驮运牲畜往来二百余头,成年累月的重压甚至在石板路上刻下数厘米深的印槽。这条官道早已超越军事交通意义,成为川渝之间文化交流的血脉纽带,催生了如道光二十八年巴县知县朱凤耘题刻“巴县西界”与“险设天成”等众多遗存,诗人学者往来酬唱的翰墨风流亦在此沉淀。

古今衔接

将在保护与传承中重生

随着20世纪30年代成渝公路贯通,马蹄与车轮声渐行渐远,老关口的军事光环悄然黯淡,深埋于时光尘土之下。直至此次系统发掘,这座成渝走廊上的地理坐标与文化符号才重新“破土”。

璧山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说,璧山区后续将与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携手,推动遗址保护与活化利用。让关隘城墙、深深车辙从文献记载走向具象呈现,使公众得以亲手触摸成渝古道共同的历史印记。

一段被古道串联的双城记忆,也将在保护与传承中重获新生——这不仅为区域文旅融合注入灵魂,更在巴蜀千载同风的画卷上,填补上厚重而鲜活的一笔。

老关口遗址的苏醒,恰似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宏大叙事中嵌入一枚历史榫卯。它无声讲述着两地山水相依、文脉同频的千年过往,也为走向更深融合的未来,奠下一块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石。

据《重庆日报》

在全国首个四川山鹧鸪栖息地修复工程所在地——

“鸟中大熊猫”有量身定制的家园

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俊伶

“长势不错。”日前,在乐山市沐川县的芹菜坪自然保护区,工作人员吕冰在四川山鹧鸪栖息地修复项目巡视时惊喜地发现,项目在4个月前栽种的八月竹翠绿挺拔,高度已至小腿以上,林下野生动物活动痕迹也明显增多。

不止八月竹,这片土地上新栽的含笑、青钱柳等乡土树种同样长势良好,涉及面积共600亩。它们不是普通的人工林,而是专为四川山鹧鸪所种。这是全国首个四川山鹧鸪栖息地修复工程。

为什么是四川山鹧鸪?四川如何为其量身定制森林家园?

为何打造?

该物种正面临扩散瓶颈

四川山鹧鸪是我国西南山地的特有鸟类,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,仅分布于四川中南部,及云南东北部的少数山地森林中,因其数量稀少,被誉为“鸟中大熊猫”。

目前,四川山鹧鸪七成以上种群分布在四川,主要见于屏山、沐川、马边、峨边、

甘洛和金口河等区县。为何分布如此局限?这与该物种正面临的扩散瓶颈有关:在四川,四川山鹧鸪主要栖息于海拔800—2500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中,林下的八月竹是其繁殖栖息地的关键植被。“研究发现,四川山鹧鸪与八月竹高度伴生。而这类竹子分布范围有限,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种群扩散。”四川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付义强分析。

本世纪初,随着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工程全面实施,四川山鹧鸪的栖息地受到严格保护,生态逐步恢复。老君山、芹菜坪等自然保护区的建立,进一步为四川山鹧鸪等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恢复创造了条件。

最新数据显示,四川山鹧鸪种群总数约2200只,栖息地总面积超过6000平方公里,较全国首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结果分别增长逾1倍和20%以上,实现了种群数量和栖息地面积双增长。近年来,四川山鹧鸪还在峨眉山、瓦屋山等地被发现,“表明其种群正向北扩

散。”付义强说。

如何打造?

修复栖息地和建设生态廊道

今年初,四川率先在乐山市沐川县开展四川山鹧鸪栖息地修复项目,为其打造更宜居的家园。“芹菜坪自然保护区栖息着200余只四川山鹧鸪,保护区内人工林面积(主要是柳杉林)占比近50%,但不被四川山鹧鸪利用。为了拓展四川山鹧鸪的种群生存空间,有必要开展人工林改培。”省林草局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说。

修复如何进行?简单来说就是模拟、还原四川山鹧鸪适宜的生存环境,通过科学的人工干预提升栖息地质量。付义强介绍,针对柳杉这类人工林,采取择伐的方式进行改造,并栽植本地竹种八月竹和乡土阔叶树种,丰富栖息地林下结构,“为四川山鹧鸪提供食物、繁衍和隐蔽条件,从而扩大适宜栖息地范围。”

施工团队开展择伐后还会保留部分枯枝和凋落物,既便于四川山鹧鸪等地

栖鸟类通行,又有利于滋养土壤中的无脊椎动物,补充四川山鹧鸪的食物来源。

栖息地修复的同时,还要加强就地保护。芹菜坪自然保护区相关负责人表示,区域内一线职工在做好日常巡护外,还会在每年的繁殖季、越冬季开展专项巡护,保障四川山鹧鸪种群安全繁殖和越冬,以及栖息地不受人破坏。

目前,四川正借鉴大熊猫保护经验,守护四川山鹧鸪。首期600亩栖息地修复项目只是起点,付义强和团队计划进一步在毗邻的屏山县老君山、马边县黄连山等四川山鹧鸪栖息地复制芹菜坪自然保护区的经验。当前,这三地各有约30平方公里栖息地,通过生态廊道建设、实施人工林改培等措施,未来理想状态下,可将该区域的四川山鹧鸪适宜栖息地面积拓展至400平方公里,打破栖息地的孤岛状态,加强种群基因交流。下一步四川还将推进四川山鹧鸪的人工繁育、野化放归等项目,助力该物种种群复壮。

据《四川日报》